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十一回 余軍師再演迷符 高藩王復被驅役

詩曰： 忠良中術作奸臣，幸有媳婦識緣因。
妖道逆天開殺戒，他年身首兩為分。

卻言余鴻當日領了唐主之命，要出個奇謀，以敗宋師。但想劉金錠法力不下於己，況他眾將兵個個英勇無敵，以兵力交鋒，固弱於宋，以法術賽鬥，祇得其平，似此難勝。不若再弄法符，拘役高懷德去討戰，以惑亂其軍心。待他君臣、父子、夫妻自相殘害一番，亦乃他損我益之事。主意一定，重施符咒，將高王爺對面一噴，高王心一迷，一事不醒，祇依著妖道之令，帶兵五千直跑至壽州城外罵戰。宋太祖聽報，復驚駭，急上城樓，與王姑君保同看，果見高王爺在城下，有唐兵數千，手指城上耀武揚威。王姑惱得白面泛出青紅，氣得手足冰冷。君保見了心驚惶惶，不意吾父如此糊塗。王姑曰：“丈夫如此無禮，待臣妹拿他回來待罪。”太祖曰：“朕思妹丈平日忠良一柱，青天可表，今如此反目，抑或貪生畏死，定然被妖道來算計，但縱使不念君臣之義，亦當還念夫妻、父子之恩。今御妹賢甥，正宜同出城外，小以情理開導勸之，倘能觸悟回感復歸，亦未可知。若仍怙惡不悛改，亦祇許生擒，不許汝母子傷殺，猶恐別有計謀，便屈害了妹丈。”

當時母子領旨，並轡直出城外。高王爺排開五千唐兵，祇大呼喊戰不已，將宋太祖咆哮大罵。王姑一見，兩淚交流，呼喚：“王爺何故作此背主投敵之事？且回城與妻子在駕前同求聖上，赦此重逆大罪，或聖上念著手足君臣椒房之誼，可以準佑救我們。”言未畢，不知王爺何故，妻子也不相認，大喝一聲：“潑婦，那裏來的？”一槍刺去，王姑一閃，槍已落空。王姑長歎一聲曰：“王爺，汝乃一頂天立地大英雄，立下多少汗馬之功，今日背君投敵，妻子不相認，何以一旦改變心腸，妄為若此？獨不顧名穢千秋乎！又不思少年時，落魄孤身失路，托足無門，一身漂泊，自如水面浮萍。一遇吾兄，一心結識，不以貧賤為嫌，遂將妾聯成姻眷，又迎接汝母到府，同享榮華。後又因周世宗要征伐劉崇，王爺又要逞雄強出頭，貪圖掛帥，豈料世宗念著舊仇殺其父親，反要將夫君治罪正法，幸得我兄一力保免，多方調護，方得保首領歸家。及至我兄接御江山，即推心置腹，封汝為一家王位。似此皇恩浩蕩，那有些少不周之處？今既被生擒去，還作己之無能，首宜日計脫身，復回故國，以圖君臣復聚。次則見危以受命，效忠義節。為妻自願空房自守，各盡其心。那有一敗被擒，即日投降於敵人，反來倒戈罵主，此乃禽畜之類也。夫君還有何面目於世。”不料高王被妖道靈符所迷，心不醒悟，魂魄不齊，那裏聽得出良言勸解？又有高公子亦早下馬於遠地跪下，在父王對面呼哀不止，懇他聽信勸言。

豈知王爺不獨不從苦諫，復一槍照王姑面上刺來。王姑祇得大刀撇開。王姑見他惡狠狠不少念夫妻之情，長槍刺上，似真仇敵一般。心中又惱又恨，祇得舉刀殺將起來，大戰有二十合。原來高懷德乃左天蓬將軍降世，天生神勇，王姑那裏抵擋得他槍法？君保在旁見母力懈，猶恐有失，祇得拍馬上前，助著母親。但一個是父，一個是母，豈得作為仇敵幫助？祇得依著太祖生擒之旨。那高王被妖符所迷，並不知槍法，祇顧亂刺，槍無路數。是以一刻被母子生擒過馬，押送入城。王姑母子將唐兵一路殺散，走回唐營報知。

祇言宋兵將高王捆綁下，見了太祖，尚不醒悟，不知見禮，祇是咆哮大呼罵不止。有兩旁文武官員，見王爺如此，皆來相勸，曰：“若得王爺回心念主，下官等願以死諫，力保無罪，定乞赦免。”當時高王兩目圓睜，祇顧辱罵不已，激惱得眾將文武盡皆含怒。不知他是被妖道靈符迷了真性，魂魄不附的。以後無一人曉舌。當時宋太祖也覺得心煩意亂，悶悶不語，尚不明他心跡如何，對眾文武曰：“觀御妹丈所為，倘若放他縛綁，必然動手，有傷於朕。他是臣，朕是君，固不可以為訓。今一旦將他正了國法，又有傷王姑母子之心，難以為情，似此如何處置？”有廷臣擬得國法曰：“一人背主，九族當誅，今聖上不罪及妻孥，祇將他一人正法，是天大隆恩也。況大義滅親，周公是大聖人作用。今王姑母子又非可以主持者。他乃一逆亂之臣，即死亦怨不得妻兒之難保也。”有王姑母子聞此立法之森嚴，一驚不小，不覺跪在當中，於君前哭泣起來。太祖亦慘然垂淚，曰：“汝母子不必悲哀，朕仍念著汝母子媳婦功勞，手足之親，少不免枉法從寬，將御妹夫割了足跟，祇令他艱於走動，免至為國家之患即休矣。或長禁守之。”高公子含淚謝恩，曰：“得陛下如此汪洋聖度，減法從寬，小甥兒百世報不盡王恩也。”

當時王姑母子不勝肝腸欲斷。此日劉金錠在後堂一聽婆婆母子擒捉了王爺公公回城，一出來正要勸解，又聞聖上要將他斬以正國法。嚇驚不小，趕急跑上殿，見過太祖，問及情由。王姑將王爺變心，昏迷不悟，不受勸諫，又得聖上恩赦免死。負此通天大罪，有何面目立於人世？是何高門之不幸，作此惡孽之報也。說完悲淚不已。劉小姐聽此酸心之語，也下淚紛紛，祇得上前下禮王爺公公。王爺祇是雙目呆呆瞪定不顧。小姐見他詫異，又將王爺雙目細看，祇見他目睛或青或黃，數色不定。即曰：“不好了。”太祖王姑忙問其故。金錠曰：“臣媳來遲，幾乎中著妖道狠毒之謀。”太祖王姑驚問之曰：“難道他是假高王不成？”小姐曰：“人非假的，但受了妖道符障，迷卻真性。王爺的真魂離了人身，魄不守本舍，一時性亂心迷耳。他髮鬢上定有迷魂符，是至王爺迷失本真。”君保曰：“如此即要搜的。”跑上前將王爺金冠除下，不想王爺髮際上露出一幅三角黃紙，繞結於鬢上。母子摘取下拆開，一黃紙朱砂符書落下。即忙呈上，宋太祖駭異，即接上觀看，但見筆書得左右奇離，一朱砂符。不知其中作何使用，至令御妹丈如此昏迷糊亂，遂越思越惱，想見妖道惡毒。恨曰：“好狠辣妖道！險些砍我朕的擎天棟柱。真令寡人氣殺也。”隨將此符付回金錠。太祖又問：“甥媳，用何術破此符，以救御妹丈？”劉小姐曰：“不須用法力破其符，今將符除下，王爺公公自得復蘇回醒了，定回元神，一無所恙。倘要他速醒悟，將符用火焚化過，將淨水調化開，與公公吸飲下，不一刻已蘇醒的，更是快速。”

那公子聞言，即刻取來火，將符焚化了。但當初取下符時，祇見高王一交仆跌下地。原來高王向藉此符差遣，方能走動得身軀。故將符一去，即仆跌於地中，如睡去一般，鼻息呼呼響聞，直待王姑母子將符焚化，用水溶開瀉入王爺喉中，又有劉小姐在旁念咒真言，以待王爺魂魄早回本體。不一刻，祇見高王一伸一縮，劉金錠即令公子急解公公綁縛索子。祇有宋太祖尚覺懼怯，猶恐他蘇醒難制，有傷朕躬及眾人。劉小姐上奏曰：“今不比符迷時，斷無妨了。倘王爺公公魂魄歸元，自然心明性定矣。非比當初被符迷失卻本命真魂，是至糊塗不分好歹。”當時，君保急將父王繩縛松下。高王須臾之間似乎大睡初醒一般，雙手將二目揉擦，即從地下挺然立起，覺得渾身汗下。舉目兩旁一觀，祇見太祖及眾文武男女將士，皆立於帥堂，至太祖離位起立，無一人下座的。看此，不勝大異，又不明其故，見王姑、兒子、嬪兩行四夫人等皆在，不知何日到此？一心狐疑不定，正要開言動問情由。王姑一見丈夫蘇醒了，觸起方纔一時要正國法，不覺兩淚交流，曰：“王爺險些一命歸陰，不打緊的。惟得臭名難免種播於千秋，復罪及滿門，今先於聖上駕前，請謝過背道重罪。待妾再說明汝之行為，祇憂氣惱汝也。”當日高王爺聽了，不勝駭異，大驚不明所由，祇得依著王姑之言，向太祖跟前下跪。不知太祖有何言語為詞，且看下回便知分解。